文学新观察

纪实文学为何具有强大生命力？

李朝全

白俄罗斯纪实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纪实文学的胜利，是纪实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近年来，国内许多纪实文学作品销量达到了数十、上百万册，一版再版，不断重印加印，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深厚强劲的纪实文学传统、宽松自由的文学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旺盛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强悍卓越的创造活力是纪实文学常葆生机与活力的原因所在。

纪实文学生机盎然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记者出身的女作家所选择的创作对象包括苏联卫国战争（《战争中没有女性》）、阿富汗战争（《锌皮娃娃兵》）、核灾难（《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她并不只是在描述灾难，也是在关切人类的整体命运，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

今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书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这是张雅文10多年前创作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二战时期中国女子钱秀玲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拯救出100多名比利时平民的故事，后被翻译成英文。不久前，张雅文又在原书的基础上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首印3万册，受到专家和读者的普遍好评。

近年来，何建明的多部纪实文学作品，包括10年前出版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部长与国家》等不断再版重印，王宏甲的《无极之路》《新教育风暴》，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赵瑜的“独立调查”系列作品，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等众多纪实文学作品亦陆续再版。王树增的战争三部曲《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屡创销量新高。他和何建明的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销量都达到了数十万上百万册。黄传会的一部按说不会有很多读者的长篇纪实《我的课桌在哪里》数年前销量就达到了7万册。并非一线作家管斌的一部为雷锋传人立传的作品《成德之道》在短短两三年内就5次重印……

这些现象表明，纪实文学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纪实文学源于生活

根深才能叶茂，叶茂方能花繁。纪实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我国远古即有记事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的《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到汉晋时的《史记》《战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尤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典型代表，开启了中国纪实文学的先河。从文学史上看，每个时代总会有一种备受追捧的文体。当今是儿童文学、网络类型文学大行其道，也是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备受欢迎的时期。

盛世修史，盛世修志。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促生了纪实文学的繁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人文环境不断宽松改善，为以“求真务实”为品格的纪实文学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作家们的创作更为自由，在题材和内容选择方面天地不断拓展。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厚创作资源。中国正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革，国家面貌和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变。纪实文学作为一种可以及时、迅捷、忠实地记录现实生活和情感变迁的文体，在反映现实、塑造人物和刻画心灵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长处在于既可以全景式描写和叙述，波澜壮阔地呈现；也可以局部取样，精雕细刻地创作，在介入现实、描绘人心、表现精神图谱和心灵世界方面拥有小说、诗歌等文体所匮乏的优势。现实生活的巨变是纪实文学保持勃勃生机与活力的深层原因。

纪实文学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庞大的读者群体。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体，真实性、及时性、时代性、知识性、信息性是其基本特征，能够提供给读者丰富有益的信息内容。纪实文学通常具备文献价值、史志价值、哲学思想价值、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现实纪实往往对现实生活作出辨识和解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生活。如朱晓军揭示医疗腐败的《天使在作战》，李鸣生深刻表现汶川特大地震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双重重创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全面反映中国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行动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社会效果。

历史纪实常常带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质，对于帮助读者洞察历史真相、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有所裨助，如何建明、厉华表现信仰危机、重申信仰力量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金一南描写我党初创时期艰难历程的《苦难辉煌》，王树增全景式反映战争历史的战争系列作品。

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作品大多具有励志作用，伟人、名人、成功人士或他人的人生经历可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启迪和帮助，如赵瑜揭开文学大师情感世界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春雷生动讲述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往事的《朋友》，描写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任仲夷生平事迹的《木棉花开》，张雅文讲述不平凡成长历程的自传《生命的呐喊》。笔者的《梦想照亮生活》描述盲人穆孟杰和他创建特教学校的传奇，中国盲文出版社为盲人读者推出了该书的盲文版、大字版和有声读物3种版本。

时代需要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的兴盛还要归结于作家们强大的创造活力，这是纪实文学常葆朝气、锐气和生气的根本原因。近年来许多从事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创作的作家纷纷加入纪实文学创作队伍，不少新闻记者、人文思想专家和历史学者也加盟这个队伍，使纪实文学写作人才不断涌现，创作面貌焕然一新。2008年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地震报告文学潮”。2010年以来出现了“非虚构创作潮”。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中国梦主题创作的倡议，掀起了一股刻画英模人物、时代先锋，反映民族艰难而壮丽的发展图景的创作热潮，产生了一批优秀纪实作品。2015年适值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众多作家竞相以抗战和反法西斯历史及人物为主题，创作了一批“新抗战文学”作品，包括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等。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和国际化视野来观照历史往事及人物，更多地关注战争和人的关系，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遇，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因此能让读者眼睛湿润、思想震撼，带给人们深长的思考和深刻的启迪。

时代在变革，民族要复兴，社会发展需要纪实文学去记录与讲述，人们的情感变迁和心灵嬗变需要纪实文学去反映与揭示，国家民族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需要纪实文学去作出解析和回应……将根柢深植于丰厚现实及历史土壤、深植于传统文化沃土的纪实文学必然具有经久不衰的强盛活力。

□散文

永远的哲学之路

矢野玲子（日本）　许金龙译

细想起来，最初与唐月梅先生邂逅相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池袋附近的小竹町二丁目的小竹向原。在我的印象里，叶渭渠先生您总是和月梅先生双栖双飞，来日本时一同来，回中国时一起走，从不曾分开过，可是现在……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月梅先生曾在叶先生您的陪同下前来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教授的研究室作学术访问。那一年的最初阶段，除了在依田研究室与依田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外，你们大致都在早稻田的书店街寻购学术资料。等你们基本完成相关学术准备后，我邀请你们两位先生来到我家，集中精力翻译川端康成先生的相关作品。原本我并不以为这是一件多么繁重的工作，却没想到在那半年多里，为了准确理解川端先生的小说，你们竟耗费巨大精力进行各种调研。阴天时，叶先生您在自己的房间里或是静静地读书，或是静静地写作。只要天气稍见晴好，你们伉俪就会来到我家庭院的那株枫树下。当年那里有一张木制圆桌，桌旁围有三柄木椅，每天午饭后，我们三人便围坐在圆桌旁，你们不断地向我提出各种问题。

枫树下的圆桌讨论还包括叶先生您拿出已翻译出版的译著，一处处确认自己是否正确把握并表现出了川端先生的文字背后的微妙情感和神韵，不断问及日本人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川端小说中的文字表现。当然，被询问的人不仅仅是我，就连到我家来的其他日本客人也屡屡成为你们询问和调查的对象。这样的对话经常一直持续到黄昏，持续到天黑，持续到围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看不见彼此的面部，真可谓近在咫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当然，除了我们的交谈声外，便是用圆扇扑打蚊虫的声响。你们这两位先生的头脑里只有川端康成及其作品，只有文学，只有学问，无论给你们端出什么饭菜，你们都津津有味地吃下去，紧接着就继续你们的工作。

为了调查《雪国》的写作背景，我们夫妻开车陪同你们伉俪专程前往你们心目中的神圣雪域。记得汽车行驶到群马、长野和新泻三县交界处的观越隧道时，你让我们停下汽车，在那半个多小时里，叶先生您不厌其烦地询问《雪国》中的文字描述与现实场景的同异之处，然后我们便去了越后的汤泽。当然，时过境迁，川端先生写作《雪国》时的那座二层木质结构、茅草葺顶的高半旅馆早已不见踪影，原址上耸立着高层西式建筑，好在旅馆主人将川端先生当年下榻的“霞间”近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家旅馆的五楼建有“川端康成纪念馆”，里面存有川端先生的大量资料。当时，我陪着月梅先生在那座纪念馆里搜集文字和图片资料，而叶先生您就一直坐在川端先生当年写作《雪国》时的日式矮桌前久久不起、冥思苦想，一直坐到关门打烊还迟迟不起，催促再三，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去。或许，这是《雪国》的译者在与作者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

也是因为你们伉俪的缘故，我前往北京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其间也曾在府上的客厅里住过几次。让我最为诧异的是，像你们这样著名的大学者的居所竟然那般逼仄，圆形餐桌是折叠式的，用餐过后便要立即收叠起来紧贴过道的墙壁靠放。相对于此，你们两人各占一边的书桌倒是相对宽大了许多，每次拜访，都看到除了电脑前和键盘上这块狭小的空间外，桌面以及桌旁的小推车上堆满各种参考书籍。

不过，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且永远难以忘却的，还是楼高梯陡却没有电梯的团结湖那栋六层建筑，而且每级阶梯要远远高于正常高度，我们3个老人只能一步步拾级而上，似乎永远攀不到尽头。由于叶先生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月梅先生和我便或提或抱所购日常用品一同先行缓慢上楼，嘱咐你爬楼时空着双手、中途休息两到三次。有时我回头望去，只见您不停喘息着，用更为迟缓的速度慢慢往上攀来。白天还好，有窗口的光亮，待到天黑以后，便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到，如果事先没带手电筒的话，就只能摸着墙壁一点儿一点儿地摸索着往上爬了，似乎永远也攀爬不到尽头。我就对叶先生您和月梅先生开玩笑地说，京都有一座公园，大家在那里或读书，或思考问题，公园里的一条路便因此而被称为哲学之路，而团结湖这条永远也爬不到尽头的楼梯，便是你们的哲学之路。后来，哲学之路就成为我们三个老人之间对那条楼梯的戏称。或许，叶先生您和月梅先生的诸多学术思考也确实是在这条哲学之路上完成的吧。

但愿天国里有一条铺满鲜花的“哲学之路”，让叶先生您能在那条溢满花香的、永远的哲学之路上进行您的文学思考。

李白《忆秦娥》赏析

钟振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忆秦娥》词调始见于本篇，调名本身就是词题。古代秦、晋间（今陕西、山西一带）称美女为娥。词中的“秦娥”，是唐代京都长安（属古秦地）的一位少妇。题目是“思念秦娥”，内容却是“秦娥的思念”。对秦娥的思念通过拟写秦娥怀人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感情波澜就呈现为双向流动之势，俨然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弦外音。注意，这“秦娥”不是作者的妻子，只是一切因夫婿远行而独守空闺的都市思妇的艺术典型。词中所写，乃“人之常情”，但这“常情”中又不可避免地融会了作者自己的某些生活体验。

相传春秋时有萧史者善吹箫。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也爱吹箫，穆公遂将她嫁给萧史。婚后，萧史教弄玉吹箫，声似凤鸣，引来凤凰，二人随凤凰飞去。本词起首二句由此典故化出，但不黏着于萧史、弄玉故事，而是写秦娥月夜梦醒，思念阔别的情侣，拈箫吹弄，其声凄咽。先写箫声，后出吹箫之人，是倒卷帘的笔法。

灞桥，在长安东灞水上。自长安东行，必经此处。汉唐时人送客到此，有折柳条赠别的风俗。

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地势高而平，可俯瞰长安全城。每逢佳节，长安士女多到这里游赏。清秋节，指天气清肃的秋日。又可特指重阳节。

自长安向西北方去，须经咸阳古道。盛唐时期，帝国在西北方拓土开边，有许多文士和武士在那里从事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军事、外交活动。

汉家陵阙，咸阳北原上有西汉11个皇帝的陵墓，绵延百里。阙，古代宫室、陵墓建筑物的对称形门楼。

本词上片写秦娥的春愁，下片写秦娥的秋怨。她所思念的夫婿，既曾过灞桥而东去，又曾经咸阳而西行。思妇四季伤怀的情愫，征人四方羁旅的踪迹，只用40余字便概括无遗，笔墨十分周到而经济。写春愁，场景在明月高楼、闺阁之内；写秋怨，场景在夕阳高原、苑囿之外：日盼与夜想，坐思与伫望，封闭的狭小天地与开放的广袤空间，对举成文，相映互衬。言灞桥柳色，年年伤别，是暗写分别之际折柳赠行之痛；言咸阳古道，音尘断绝，是明写分别之后登高企盼之苦：又是一重照应。秦娥对亲人悠悠不尽的思念，就通过这时序的跳跃，场景的转移，动态的变换，多时空、多侧面的种种映衬，立体而丰满地凸现出来。末二句积淀着深重的历史感慨，表面是写秦娥凭高望远时所见之景，背面却折射出了词人因怀才不遇而失望于政治、悲慨于人生的满腔抑郁和愤懑。

（作者钟振振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

诗词赏鉴

天台山隋梅赋

许世琪

天台之山，顶对三辰之分野，上应台宿而名齐。有华岳之秀挺，兼匡庐之雄奇。立两浙之天柱，接东南之地雄。天、地、人合而为一，儒、释、道参而同栖。孙兴公赋比蓬莱，谢康乐来窥端倪。骚人墨客趋之若鹜，海上仙山名声鹊起。然天地之灵气钟于名区，日月之精华泽被胜地。百代时光消磨，千载岁月梳理。神话既传于口耳，灵异亦焉能胜纪？

隋梅

隋梅者，天台山之灵异也。生于八桂峰下，长于国清寺里。疑灵鹫之根苗，传智祖之手植。凡千四百余年于今，虬枝铁干，其叶蓁蓁，惠心兰质，其气馨馨，田田其实，郁勃其神。巍峨宝殿之侧，悠然自得，萧疏短墙之前，默默无言。孤鸿择栖，幽人倏乎疏影，千里来寻，访客感而流连。筑亭观梅，彰名刻石，睹仪容之肃穆兮，引浮想而联翩。

念彼纤纤，来倚佛门，相伴松篁于冬夏，吞吐云霞于晨昏。五峰屏其后兮，群峦争日，双涧萦于前兮，两水生风。钟磬清响，闻琅琅诵经藻身智舍，梵宇庄严，看匆匆过客载物思明。一行到此运筹，功成《大衍》；台宗传于海东，曾见最澄；喜接义天，目送鉴真，丰干虎啸，寒拾龙吟；说法清修，高僧列阵；烧香拜佛，善信如云。作赋吟诗无非李杜之辈，高车驷马定是得路之人。想见阅历既广，胸襟豁朗，“法华”常听，根器弥清，当摒红尘之扰攘，或悟道法而精进。

呜呼，天道之行，有盈有虚，大块汤汤，载沉载浮。若夫苍龙肆虐，毁宅漂庐，旱魃逞凶，万木焦枯，电鞭雷火，蚁噬切肤，下有巢根之鹩鹪，上有山民之樵斧，此万遭及一者，苟能自存乎？

洎乎，武宗之厄，殿宇荒芜，残碑卧于荆莽，断碣弃于绝途。屈心抑志，零丁孤苦，霜欺雪压，独自向隅。既无赦身之诏，鲜有驱鬼之符。唯心之坚贞，与夷齐比肩，乃意之坚毅，类屈子何殊。

及“文革”祸临，刑斧栗心，龙蛇起陆，羽绝鳞沉。斯梅也，痛且独醒，且惕且忧。怜四方之罹难，息万念而俱休。容颜凋惨，魂魄荡悠，謇一朝之忳郁兮，竟九死而淹留。干枯叶败，枝寒骨瘦，十年不作花，恐为后人羞。

所幸十月惊雷，“四凶”齐收，惠风和畅，亿民额手。梅亦再生，意气方遒，眄宋相公之吉赋，引林和靖之歌讴。故人相倾，佳士相迎，欣国运之昌盛，祈世界之和平。繁花满树，顾盼清流，重礼台宗之三谛，喜送春色于九州。

赞曰：奇哉隋梅，寄迹天台，玉骨冰姿，卓立千载。乐民所乐，哀民之哀，范公比洁，佛陀同怀。或称嘉木，恐屈其材，或谓宝树，羞作花魁，不生不灭，无去无来，诸子莫辨，空自徘徊。

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刻画航天人群像

赵雁的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展现出了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以来默默无闻的奉献、创造和追求的风云之志，形象地刻画出一群上至将军下至科研人员及普通士兵和工人们开天辟地的群像。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在社会动荡及政治运动干扰的背景下，历经种种精神和肉体的磨难，最终让火箭飞过长天，成了捍卫国门的利剑。作品弘扬了热爱祖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团结协作的民族自信与科学精神。